

將帥部

爭功

矜

伐

識

翻

浪

怯

懦

豪橫

奢

侈

而恣

貪

驕

不

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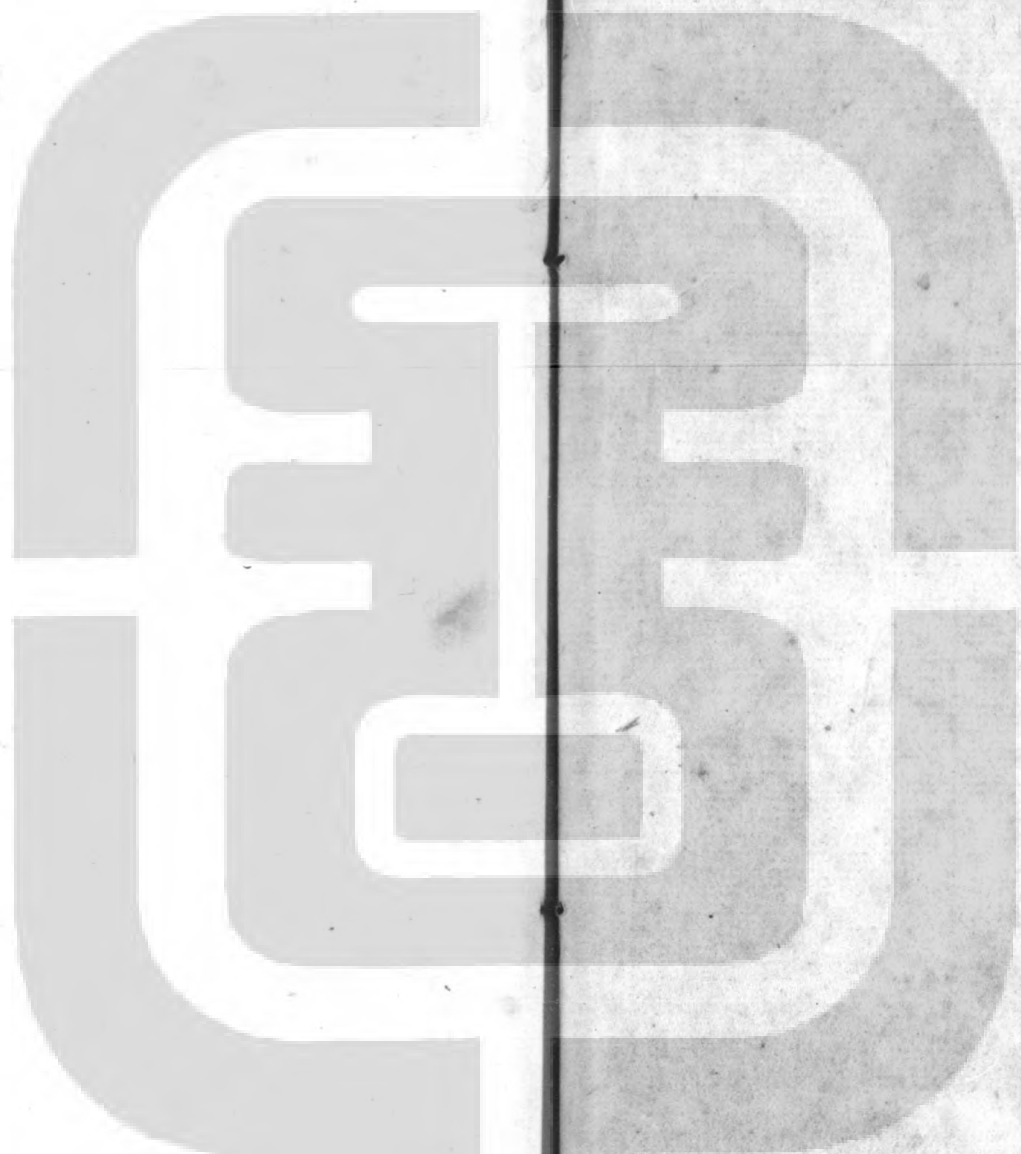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戊下一冊

冊府元龜

將帥部四百五十一
之四百五十六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一

將帥部

爭功

矜代

爭功

書曰汝惟不爭天下莫汝爭能蓋天恨而求勝統不以心斯事
之莫而德之醜也肇自三季世事軍旅後已之義靡篤奪人之
志紛起其有受鈇鉞之寄忘禮讓之訓當授服齊出攝兵分道
刃旗斬將攻略城池統圖勳代相尚謀詐或逗留期會以沮彼
衆或增益首級以大已功或倍道以先至或抽戈以相逐書勞
之際求質實於俘或行封之始請辯正於先後廷爭以發憤歎
摶語以圖數內至有

奪珪爵伏斧質而不悔者矣茲所謂其能而喪厥切者焉

穿封戍為楚大夫楚子侵鄭至子城麇鄭皇頡戍之出於楚師

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

犁田請問於因乃立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

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子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

方城外之縣尹也護獲子上下手以道因曰頡遇王子弱馬弱

也言為王戌怒抽戈逐王子為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趙鞅為晉大夫簡子師師納衛太子蒯聩于戚齊人輸范氏粟

鄭子姚子般送之趙暎禦之過於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

子為右鄭人擊簡子中肩繫于車中斃音也太子救之以代鄭

師北既戰簡子曰伏殺嘔血投弓衣彭音不襄今日我上也功

上太子曰吾救王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邾良曰我兩靽將

絕

五能止之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駕而乘財兩皆絕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

言下自代

漢蕭何為丞相高帝五年先封鄼侯鄼音贊屬南陽食邑八千戶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成略地大

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

等上何也顧猶反也對曰諸君知臘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帝

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縱者子用功發縱謂解由而放

之指示者以乎指示之今諸君徒能走得戰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

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

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後皆莫敢言是時帝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帝召南宮復復道上復音復上下有道過謂之

後見諸將耦語以問張良曰陵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

為不足用偏封言有功者多而土地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

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言有旧嫌者計群臣所共知最甚

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上置酒封歷遂因超丞相急定功

行封取讀曰足

荀彘為左將軍武帝元封二年遣與樓舡將軍楊僕擊朝鮮右

渠左將軍破沮水上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舡亦往會居城

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

間使人私約降樓舡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舡期戰

樓舡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

附樓舡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舡前有失軍罪今與

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存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

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誣卒沮納今兩相

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齊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

便益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舡數

期不會且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敢恐為太害非獨樓舡

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舡戲讀與并

其軍以報天子許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舡將軍入左將軍軍

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不執縛樓舡將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

陶居谿相參將軍王峽戎秋不知官紀故皆稱相相路人一也

音煩相與謀日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軍并將戰益急

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陶峽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定封三

年夏居谿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儵城未下故右

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改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

最相路之前已降漢而死於道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成朝鮮

右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爭計乘車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

當待左將軍列口縣名也擅先縱失亡當誅讀為庶人

後漢任尚為中郎元初五年與度遼將軍鄧遵擊兩羌有功遵

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尚與爭功又詐增首級受材枉法臧

千萬已上檻車徵棄世

晉王渾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及代吳

吳遣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虜石頭

降吳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驪酒高會自以先據

江上破吳中軍蔡甲不進致在王清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

邑穎奏清罪上時人議之

宋張僧產龍騎將軍興世弟也時鄧琬輔晉安王偕逆興世擊

敗之琬死別將劉胡走入沔衆稍散比至石城殺餘數騎竟陵

郡丞陳懷真聞胡經過率數十人斷道激之胡人既疲自度不

免送京邑僧產追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還竟陵

殺懷真竊有其功

南齊崔恭祖為平南將軍崔慧景司馬恭祖驍果便馬稍氣力

絕人頗經軍戰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表又曠爭敬則首許
明帝曰恭祖禿馬鋒衫子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
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死謂興盛曰
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

後魏崔亮為鎮南將軍與李平等討梁將趙祖悅於硤石李平
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
而發平表亮肆其專恣輕輒還歸此而不亂法將焉寄及平至
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

楊固為前軍將軍與科楊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
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
理不撓談者稱焉

隋賀弼為吳郡總管韓禽虎為廬州總管開皇九年代陳擒虎
為先鋒弼為行軍總管及平陳至京弼與韓擒虎爭功於帝前
弼曰臣在將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
擒虎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
勢以取為督弼乃敢先其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
輕其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婁奴執叔寶據其府庫傾
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閤而納之斯乃斯罪不暇安以
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勲於是進位柱國賜物八千段之
李德林為內史令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開皇八年車駕
幸同州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待平陳訖會以七
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平陳受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

賞物三千段

晉王以宣詔訖有人說高穎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類入言之高祖乃止

唐淮安王神通為左武衛大將軍真觀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時太宗謂諸功臣曰朕叔父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令社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帝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兵先至未當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反黑劉闡翻勲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惟慳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縱

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臣所以愛必不可以緣私濫與勲臣同賞耳

尉遲敬德真觀中為右武侯大將軍好許直又負其功嘗待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誠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教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憚而罷

伊慎為江西節度使翻曹王臯都知兵馬使臯攻李希列安州使慎盛兵圍之賊懼請臯使至城中以約降臯使都虞侯王鏐懸而入既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臯以其衆入慎以賊之恟懼由其圍也色不下鏐鏐稱疾避之

宋威乾符中為招討使與賊王仙芝戰不利詔以監軍楊復光

愬其兵初仙芝衆號三十萬既陷江陵獲舉子溫廷浩遣修表請節朝議不允復光為招討監軍遣判官吳彥表諭以朝旨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其將尚軍長蔡溫王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息命時威欲害其功並擒之以送京師朝廷不詢其本悉斬之由是賊怒悉銳擊官軍威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之

後唐李存信唐末為武王馬步軍都校與李存孝擊張浚軍於平陽時存孝驍勇冠絕軍中皆不知唯存信與爭功由是相惡有同水火

矜伐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仲尼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而卑以自牧為而不有挹之而莫測仰之而彌高斯乃拔乎其萃尚世作程者之所為也乃有荷登壇之寄居分闔之重或破敵平亂自時其勲業或路才揚已願從其驅策或形蹇駕之迹或張鐐大之言以至死彘凌人席寵驕物踐危機而不悟肥清議而莫逃垂之編簡良可痛惜老子所謂富貴而驕自招其者其足之謂矣

高固齊大夫也魯成公二年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

桀猶禽也

之而乘其車

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馬以徇齊壘

將至齊壘以桑繫車

而走欲

日欲勇者賈餘勇

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故賣之

漢樊噲封武陽侯

高后怒匈奴召丞相及噲季而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

噲曰臣願得十厲衆橫行匈奴問季而布曰噲可斬也前陳
稀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曰圍高帝於平
城喻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若七日不食不能
穀弩穀張也音上頭及今歌吟之聲未絕揚廣者甫起今古吟也疾音夷甫始也
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謾斯推也音慢又音連反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之不足以怨也哉高
后曰善

魏鄧艾為鎮西將軍既破蜀於緜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
士卒死者事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
諸軍賴遭某故得有自耳今如遇吳漢之後已殄滅矣又曰姜
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後已殄滅矣

蜀魏延為征西大將軍延每隨諸葛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
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難恨
已才用之不盡

晉郭默明帝明為右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及起召謂平
南將軍劉喬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
彼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思信不着以北臨猷少有不
敢矣時當為官擇才若人臣擇官安得不亂乎喬曰所論事雖然
非小人所及也

劉毅為衛將軍荊州刺史毅性剛猛沉而專肆恨復與劉裕協
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快快不
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簡相如降出於

簾頗輒絕嘆以為不可能也

宋謝晦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甚有目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
光祿大夫瞻，瞻問晦年，荅之曰：三十五。瞻笑曰：昔荀郎中二十
七為北府都督，卿北之已為老矣。晦有愧色。

南齊垣崇祖為朔山戍主，崇祖荅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團
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為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
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名位尚輕，不足滅衆，乞假名號，
以示遠近。帝一為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崇祖再拜。
陰見帝，便相比。韓信曰：起威不信，唯帝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
及破虜，啓帝謂朝臣曰：崇祖許為我制虜，果如其言。其常自擬
韓信，今真其人也。

梁帝浚平地將軍，蠻校慰雍州刺史祖高祖，義兵激至，散起兵
赴之。卿中客陰雙光泣止，散歡還。烏州雙光道侯歡笑謂之曰：
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

王僧辯為征東大將軍，僧辯破侯景入石頭城，之據收賊黨。王
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
瑱時送至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
事，將欲何之？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田朝廷，首望
趙伯超，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荅曰：此乃
聖上之威德，群師之用命。老夫唯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
陳侯安都為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安都勲嘯
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

後魏韓顛宗孝文時為征虜將軍以赭陽破賊功為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顛宗後上表頌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顛宗裴然成章其可恠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糾或長斃俗可付尚書推烈以聞兼尚書

張彜奏免顛宗官詔曰顛宗雖浮矯致憊才猶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誌議展其後效王肅為鎮南將軍清身好施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頌以功名自許護庇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為言

于忠孝明時為車騎大將軍自謂有資社稷之功諷動百寮令加已賞於是太尉雍河清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議封忠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

揚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孝武南代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累遷平東將軍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暝眸奮發足使君自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北齊侯景為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不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作太平寺主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所長唯以智謀時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景常輕之

後周王勇為大將軍性雄猛為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論鄙之

隋賀若弼為武侯大將軍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閩將是煩將師萬歲是騎將非大將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倚何如弼曰楊素是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帝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唐闕後為越州都督後與輔公祐將陳正通接戰後脫魁整謂賊衆曰汝不識我也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鬪志或有違拜者賊師遂潰後頗有矜功之色

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忠嗣初在朔方頗得士卒心及至隴西以富貴自處聲望稍減

劉潼為隴右經略使常謂所知曰儻朝廷假潼兵力則必復河湟一勞永逸聞者壯之先是王師討劉闢議者謂潼才任統帥朝廷時用之會高宗文立功而止

張仲武自雄武軍使為兵馬留後改幽州都督府長史東面招討迴鶻使經其舊地歲旱陶召其代已者未詳姓名疏云吾昔鎮彼年年豐熟子何久旱如此得非為政之不至而天意所譴耶軍吏曰蓋聞鳳去巢空豈凡禽所能繼仲武喜其對而不責梁揚師厚為魏博節度使未帝將圖友珪遣使謀於師厚師厚深陳欵效未帝即位首封師厚為鄴王加檢校太師中書令每下詔不名以官呼之事無巨細必先謀於師厚師厚頗亦驕誕後唐朱守殷為振軍節度使不之任仍兼蕃漢馬步使涼城初定内外警巡恃憑主恩蔑視勲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強作宿

惡之態言語遲緩自謂沉厚

安元信為橫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彥威從明宗屯常山元信恃功每對明宗以成敗勇怯戲侮彥威彥威不敢答明宗曰成敗天也不由於人當氏叔琮圍太原公有何勇念國家運興致汝等富貴勿以小勝木捷挂於口吻敢笑於長者彥威起謝元信不復以彥威為戲

周王峻為樞密使峻以慕容彥超叛於兗州已遣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定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於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未幾親征命峻為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得色

卷之四百五十一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二

將師部一百三十三

識闡

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矧乃總司戎重為之將夏專闡外之事制軍中之命進退稟於申吟勝敗由手指顧乃有率意獨任靡稽於衆溺情偏聽言陷於惡妄作過舉逐流於口實當趨不決爰構於厲階因而失律敗師致與尸之流咎喪驅齧舌貽後世之羞者蓋有之矣至或聽反間以害忠賢信卜筮而愆期會昧於應變之略失於防微之旨者又豈可勝道哉書所謂自用則小昔人有言曰愚者闇於成事其斯之謂歟

昭公二十三年却人城翼

翼邦也

還將自離姑

離姑邦邑從師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

孫鈕曰魯將御我大夫鈕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

武城徐鈕立弱茅地大夫子邦曰道下遇兩將不出是不歸也其

中道遂自離姑武城武城人塞其前其道前斷其後之不而弗殊

邦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邦師獲鈕弱地定公四年冬蔡侯

吳子唐後伐楚舍舟于淮汭吳東舟從淮來目豫章與楚夾漢

豫章漢凍右司馬戌謂子常曰子公漢而與之上下漢上不遠

使勾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毀於城外還寒大燧直轅宣陀

三者漢東子齊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

城黑謂子常黑楚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不可久也不

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思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若司馬

毀吳舟于淮塞城而入城口三益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

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難入江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如吳不史皇曰安求其事政事難而逃

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漢陳

餘為成安若時韜信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歇及餘聞漢且襲

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子萬廣武君李左軍設成安君曰聞漢

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蝶血聞與今乃輔以張耳讓

欲以下趙其此此乘勝而去國遠闕其鋒不可當臣聞千

里餽糧世有飢色繼言難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

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方軌謂併行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

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間路微足下深溝

高壘勿与戰彼前不得闔退不得還吾奇無絕其後野無所掠

鹵至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不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
子所搗矣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
法什則圍之信則戰言多十信者可以問敵多十部者戰可勝今韓信兵號數萬其
實不能千里襲我以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
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聞人窺知其不
用關之也各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逐下竟擒趙王歇執城安君
龍且為楚將韓信擊齊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
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
十萬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闔
窮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軍易敗散不如深壁今
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十里

容居齊齊臣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
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
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
齊半可得自謂當封齊之半也何為而止遂與信戰為信所敗繫誅之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從光武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而救漢曰
諸郡甲卒但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苛貪
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後逃亡者多反公孫述
救至漢遂退敗

袁紹為大將軍與曹公相待於官渡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愁
師拒我許下余守勢必空孫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校則操
必成擒如其求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能用果敗

張溫為車騎將軍出屯美陽會董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石章又不時應命既到而亂對不遜時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日明公親師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手堅聞古之名將拔鉞臨衆未有不斬以示威武者也故懷直斬蒞賈魏繹戮楊千令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有懷忌恨溫後果及於難

呂布為徐州牧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擬書曰昔董卓作亂被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讐耻使術明自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皆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諸封部為曹操遙所推破流離逆齊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自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未不

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功戰軍糧告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其他所乏少大小唯命而得書大喜遂告下邳復兵敗降曹操遂為操所殺

公孫瓚為前將軍統內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仰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答曰今取衣冠家之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職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賴多痛見若故卜數師劉繇敗臺繒學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号為伯謂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嘗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讐後為袁紹之兵所繫瓚軍敗乃

走遷易京固守贊別將有焉敵所圖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任自勉是以袁紹始此擊之時贊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自以或自救其將師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贊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背高五六尺為樓其上中整為京特高十大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英雄記曰贊諸將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贊作鉄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贊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谷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里食令此役定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斃紹紹遣將攻之贊自知終敗盡救其妻子乃自殺

魏列勲初為廬江太守勲時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禮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團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劉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讐小成堅池深固難守易不可旬日而居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來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與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

王浚鎮揚州既有謀立楚弓彪太傅司馬懿統大將討之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余竅書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脚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而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使乘船來相迎宿兵頭且發於浦口奉被露布

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紙誨示朋命驚愕豆內失守不知何
地可以自處僕又忝朝恩歷誠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
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三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荀聖焉天覆
地載橫蒙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孤愚孺惑群小之言僕即時
呵柳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監夫非事無陰卒至發
露知此鼎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日身陷刑
罪謬蒙赦宥今遣據送印綬須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
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本傳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恬舊
好不復自疑徑棹小般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般淮中
相去十餘文凌知見外乃遥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
敢不至耶而乃引兵軍采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

凌日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
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臨行到項夜呼掾屬
與决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耶遂自殺

文欽爲前將軍揚州刺史欽曹爽邑人也時與大將軍司馬師
戰時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
將俱出大目知大將軍一日突出啓去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
爲人所誤耳又天子卿里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
令遷與復公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胄追文
追欽遥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不可復數自
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悞乃更厲聲罵大目所先帝家人
不念報恩而又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傳

矢欲射大目文目涕泣曰世事敗及善自努力也

蜀劉璋為益州牧璋為之子也初馬次張魯為督義司馬住漢

中及璋繼為州牧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

為讎敵璋累遣廉義等攻魯所破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義為已

西太守領兵禦魯後義與璋情好搗隙趙韜稱兵內向衆散見

殺皆由璋明新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

名曰東州兵璋推寬柔無成畧東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

多聞益州頌怨趙韜素得人與俱起兵擊璋蜀群廣虞捷為原

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夫姓與俱起兵擊璋蜀群廣虞捷為原

應韜璋駢入城都記東性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章皆殊死戰

遠破及者進功韜於江州韜又別駕張松勸璋迎劉備璋從之

將寵樂李異及殺韜軍所趨

遣法正請先生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

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拱奉先生入境如即先是先

主與璋會浩北至葭葫南還取璋鄭度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

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資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

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得

之彼至請戰勿許氏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是是而擊之則

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

如正言課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

是黠度不用其計

吳步騭為驃騎將軍鎮冀州牧都督西陵上表言曰北降人王

潰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寒江以大向

荆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為之防大帝曰此曹襄翁何能

有圖必不敢果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後有呂

範諸葛恪爲說騰所言止每讀步騰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涉囊塞理也

濮陽吳爲衛將軍永安三年都尉嚴畚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

晉王渾爲安東將軍時趙劉元海爲任子在洛陽屬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齊王攸時在九曲北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武帝曰陛下不降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人率渾進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具天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作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待子以示晉德不弘帝

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

賈充爲太尉錄尚書事時武帝伐吳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爲諸軍節度及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且詔諸軍以爲後圖雖要自斬張筆不足以謝天下筆預平吳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輟轅亦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疋增邑八千戶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軍罷帝于王濬充未之知方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王浚爲司空領冀州初石勒爲臣於浚而陰勒兵襲之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緇馳自浚將引軍拒

勒游統禁之凌將佐國請出擊勒浚怒曰公來正欲奉戰我也
敢言擊者斬萬命設饗以待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
兵先驅半羊數千頭聲言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
懼或坐或起勒升其聽事命甲士執之斬於襄國市

張先為林官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
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逸率衆於黃金
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之邈以運多珍貨之又欲奪
之運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日農但營器械意在難測可掩
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剋光乞師於氏王楊茂搜搜
遣於難敵助之難敵求於光光不與楊武方厚賂難敵謂之曰
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

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悉拔卒衆助邈運與淮敵夾攻邈等援
為流矢所傷死賊遂大盛

牽秀為尚書河間王顥甚親任之間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為
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顥將馬瞻等將輔顥以于閔中顥密遣
使就東海王鉞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顥時秀擁衆在馮翊晃
不敢進顥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故其秀以自効與
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顥命使秀罷兵秀信之勝遂殺秀於萬年
郗隆為揚州刺史趙誘為主簿隆被齊王因傲使起兵討趙王
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故坐觀成敗恐為固所
討進固有疑會群吏討議誘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
颺起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兵徑赴許昌上策也

且可留後。由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運。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止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策。張襄等諫。隆石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為其下所害。

桓冲為西鎮。以賊寇方強。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國。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杆以為已任。又舉朱序。欵密。俄而序於賊。冲深用愧惋。既而符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為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為益。而欲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聞。西藩宜以為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為廢興。君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開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以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社矣。俄而聞堅被大勲。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慙耻。發病而之卒。

殷浩為中軍將軍。北征許洛。師次壽陽。潛誘符健。大臣梁安雷弱。兕等使殺。見許以門右之任。初降人。魏晚率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謙。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益請我。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符健殺其大臣。捷兄子肩自洛陽西奔。浩以為梁安事捷。意符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園陵。使襄為前驅。冠軍將軍劉合鎮鹿臺。建武將軍劉趣據倉垣。又求解

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至既許昌魯張遇反謝尚又敗績告
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灰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
軍儲皆為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
並為襄所殺

謝琰為衛將軍徐州刺史眭孫恩作亂謝琰與輔國將軍劉守
之俱討孫恩逃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為會稽內史者督王都
軍事琰既以資望鎮越士議者謂無復東崔之虞及至郡無緩
撫之能不為武備將師皆諫曰強賊在海同人形便宜振排
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况孫恩奔衄
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下養國賊合速就戮耳不
從其言息後果復寇浹口入余姚破上虞進及邢浦

劉義其鎮閩中而佛佛虜寢逼交至沈田子顧殺王鎮惡王脩
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左右不節脩常裁減之左右並怨因
是曰義其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
義真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

前奉符丕堅之子也堅敗於沿南丕時鎮鄴堅使慕容垂至鄴
垂請入鄴城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
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合聖朝家起常
之遇思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
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
可忘鈇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志虜也主上
寵同切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丕

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虐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後果自立為燕王

梁熙為涼州刺史時蘇堅既死子丕新立安兩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熙謀開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晷時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緡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被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開亦可拒也若度此二度雖有子房之策難為計矣玘有所必爭其此機也熙弗從美令捷為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引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軍踳

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施絕人懷利已今呂光迴師持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犬之盟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正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莫冠一時為將軍討者冀若奉為盟主以攝眾望推忠義以總率群豪則先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無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眾掃克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文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裔為鷹揚將軍率眾五方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裔及光戰于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齊熱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會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浩等並

爲光所殺

宋殷孝祖爲兗州刺史撫軍將軍泰始二年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遁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戰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干士憤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天所中死

羅雲爲給事中時西國救勤叛詔雲與沒陰王天賜討之爲前鋒救勤詐降雲信之剛將元伏曰救勤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圖雲不從救勤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

元石爲都將招尉心淮南還鄭義參石軍事石引軍東討汝陰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符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義曰今張超

驅石市人員擔蟻聚窮城命不延月且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徒或稿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修城深塹多積新穀將東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株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超年死楊文長大伐食盡城潰乃尅之竟如義冊

裴粲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時青州叛賊耿翔受梁假書寇亂三齊粲難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曰言賊至粲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能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民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于梁

崔延伯爲左衛將軍與行臺蕭寶寅同討万俟醜奴自涇州緣

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竇寅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門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推拙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奔輕騎延伯軍兼步率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

後周尉遲迴爲相州都督以開府小衙正崔達孛爲長史余委任亦多用齊人達孛文士無籌略舉錯多失綱紀不能有所拯救

唐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仁泰旣降鐵勒部落副將楊劉東爲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與齊太祖共掌機軍蒼梧廢東出議於路逢弟韞韞開車迎問東曰今日之事當歸和東曰吾等

已讓領軍矣韞掇膏曰君肉中詎有血

南齊陳裔叔初從太祖征伐有功對當陽縣子後爲太子左率啓世祖以鍛箭鏃用鐵多不如鑄作東治令張侯伯以鑄鏃鈍不合用不事行

梁鄧元起爲平回將軍益州刺史任度黔婁蔣光齊以州事並勸爲善元起勇于梁務孫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光齊而治迹稍損

朱异爲領軍時北齊侯景爲豫州牧儗壽春將圖不軌譙陽王範鎮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並柳不奏聞而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陳

周敷梁宋與周迪起義兵討使景後爲豫章太守時江南尊師多不入朝敷天嘉二年遂詣闕進號安西將軍賜鼓吹還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已下超居顯貴甚不乎遂反爲敷所破五年迪文收合餘衆還襲東興世祖遣都督章那達征迪敷又從至走州縣與迪相對迪貽敷書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投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年三十五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綠江諸軍事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西封縣開國侯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虛禁奸詭遂貽喪仆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愴怒悍于懷可存其弟量所贖卹

後魏劉潔太武時車駕西伐潔爲前鋒沮渠後捷弟董來率方餘人拒戰于城南潔信卜者之言日辰不協擊鼓神陣故後軍不進董來得入城

志追討之反爲所敗有俊騎告仁泰曰賊輜重在近畜牧後野可往而擒也仁泰領一方四千人卷甲輕齊倚道赴之送踰大磧至仙萼河竟不見賊糧且盡遂勒兵而處士卒飢甚而又遇大雪凝凍棄其甲戈殺馬以食之強弱自爲伍前後分散馬盡人相食死入境金兵絕八百人薛訥玄宗初突厥屢爲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藥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杜賓客以爲時之屬炎暑將士負戈甲前資糧深入寇境恐難爲剗勝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爲然訥觸曰夏日草茂羔犢甦息之際不費糧儲亦

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靈不可失也特議咸以爲不便玄宗方欲
威服四夷特令訥同紫微黃門三品摠兵擊契丹議者乃息六
月師至深河遇賊時既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爲契丹等所覆訥
服身走免歸罪於崔宣道乃番將李思敬等八人詔盡令所之
特免杜賓客之罪不制田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
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同紫微黃門三品節訥摠
戎禦該建議爲習時今料敵輕於接戰張我王師衄之虜境觀
其疇昔頗嘗輸罄每欲資忠報主見義忘身特緩嚴刑俾期來
效且放其罪所有官爵等並從除削

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天寶七載閣羅鳳襲雲南王無何張
虔陀爲雲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謀虔陀矯詐遇之不以禮舊事

南詔常與其妻子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閣羅鳳
皆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閣羅鳳忿怒同發兵
反攻圍虔陀殺之時天寶九載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戎嵩州閣
羅鳳遣使謝罪仍與雲中錄事參軍姜姦芝俱來請還其所虜
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者
一也仲通不通因其使進軍逼大和城南詔所敗

鄧景山爲河東節度使有一偏將祗罪當死諸將各代罪景山
不許又弟請以身代其兄罪景山又不許弟請納一匹以贖兄
罪景山許其代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於一馬乎景
山暫且怒叱令速出衆不肯去遂崔光遠乾元中爲魏州節度
將軍李處峯拒賊敗後光遠賊隨至城下反問之曰處峯召我

來何為不出光遠乃腰斬處登處登素善戰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

李惟岳為成德軍節度使疑王武俊武俊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無有理命今投肝膽為大夫者武俊耳又士其即大夫妹婿保無異志今勢危急若不但德待之者更如序日知即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肯由是無疑後終為武俊所殺

楊襲古為北庭節度使其元六年冬吐蕃率葛祿自眼之衆來寇北府迴鶻天相頡于迦斯率衆拔之頡戰敗績吐蕃攻圍頡急北庭之人既皆迴紇是咸萬舉城降之於吐蕃沙陀部落亦降焉襲古與麾下二千餘人出奔西州頡于迦斯不刺而還七年

年秋又悉其丁壯五六萬人將復北庭仍君襲古偕行俄為吐蕃葛祿等所擊大敗死者大半頡于迦斯取合餘燼晨夜奔速襲古之衆僅餘六七百人將復入兩州頡于迦斯詔之曰且我同至牙張當送君歸本朝也襲古從之及牙帳留而不遣境殺之陸長源為宣武節度董晉為行軍司馬長源恐滋章云為數請改易舊事務從削刈者初皆許之及案牘已成晉乃令且罪又委錢穀文計於判官孟叔度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後未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等

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我以勸總果求歸闕且請弘靖伐已制加檢校司空平章事克盧龍軍節度使弘靖之又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大道而觀焉河朔軍師昌寒暑多與士卒同無

張蓋安與之別引靖久富貴，又不知風士入之時，遂有與於軍之中。薊人燕頰駭之，引靖受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掘人尤失堅，從事有軍，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長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可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膚名之，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蓬引請於薊門館執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續者張澈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廷置館中，微不知其心，謂亦不晚，遂索引靖所在，天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明日吏卒稍人自悔，悉詣館後，請引靖為帥，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引靖卒不對，軍人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捨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泚為無馬，留後朝廷，即除溫子

克融為幽州節度使，乃貶引靖為撫州刺史。

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李聽為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吳元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勢壯，及古道為蕪察聽為所聞，故鄂軍不振。

李茂真為鳳翔節度使，梁太祖伐河中，河中王珂使人告茂真曰：「聖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輔王室，朱公不顧國家約束，卒遣大軍急攻，弊色則朱公之心可見矣。弊色若亡，則閭革邠沒，非諸軍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可與華州令公昇出清銳，固潼關，以應弊色。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西偏守焉。鎮守此地，請公有之。問西安危，國祚延促，計公此舉也。茂真此昧走圖，書至不報。」

後唐史彥瓊本於人也。莊宗同光末，以彥瓊為武德。在魏州時，有自具州來者，言亂兵將犯都城。巡檢使孫鐸寺急趨彥瓊之第，告曰：「賊將至矣。」請給鎧仗，登城拒守。彥瓊曰：「今日賊至，臨清計程六日晚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來寇，我必陪道兼行一朝。」夫機悔將何及？請僕射率衆登陴。鐸請以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挫勢，須至離潰，然後可以剪除。如俟其克徒，轉於城下，必慮姦人內應，則事未可測也。彥瓊曰：「但訓士守城，何須即戰？」時彥瓊疑孫鐸等有他志，故拒之。是夜三更，賊果攻門。彥瓊時以部衆在北門樓，聞呼噪，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京師。晉李彥縮為陳州節度使，每帝側昇降將，須但與官。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於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徐而廢之。」

周馬帝萼鎮湖南，屬馬希廣。破城之後，豁洞鑿軍，縱軍放火，向時府署廡舍連閔洞房，焚蕩俱盡。積世府庫所畜皆為燬，兵剽掠所存空而已。希萼於灰燼中自稱主帥，但以得位自矜，殊無鷓鴣惜巢之意。與所昵群小狎遊，日夜縱酒歌呼，軍中將校以其殘害骨肉，無心悔禍，上下不悅，終至放敗。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二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三

將帥部 一百一十四

翻覆

怯懦

翻覆

擇善而從見機而作君子變通之道也徇利忘義先貞後黷小人翻覆之行也若乃當百六之會遇屯夷之世王綱絕紐戍馬生郊九州瓜剖以豆分群誰變而鵠起走原之鹿逐之者非一止室之鳥瞻之者靡定于斯時也則有居爪牙之列總旗鼓之任以英豪自處以方略相高畜其難之謀示茲伏順之節男冠群類名鄰壤而有情深情忌志在觀望或因緣沮劔或憑得險阻或負譽以懷懼或乘以逞志繇是姦隱之迹斯露飛揚之勢

莫返淪胥以敗咎將誰執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之謂矣
後漢高峻安定為人隗將擁兵萬據高平第一安定立平縣有第一城光

武侍之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趙開中即將未歛承制拜峻
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太司馬漢共圍囂於異及漢軍退峻

亡歸歆營復助囂拒隴坻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品布字
奉先獻帝時司徒王允以布為奮威將軍興平元年曹公東擊

陶謙其將陳宮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為兖州牧據濮陽曹公
引軍擊破之布東奔劉備時備鎮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

淮上術歆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開未能屠裂董卓將
軍洙卓為術報耻切二也昔金元休南至討兵為曹操所敗

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常林補第五文休俱著名辨為三休術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詳而為大祖也臨兖州尚依袁術

亦借不貌敢歆強以也尚為大建尉安不初敢尚顯逃言為私術使所諷害之也將軍伐之以全術復

明日於明於日避於通明功日二於也通術功生二年也以術來生不年聞以天來下不有聞劉天備下備有乃劉舉備兵備矣乃

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
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下功戰軍糧若火今送米二十石

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
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是海西飢困請降於布布文惠術運

糧不復至乃其車馬廼備以為陳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
州牧術懼布為己害為子求婚布復許之

魏孟達初為蜀宜都太守與副軍將軍劉封不和封尋奪達鼓
欵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生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
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達與桓

階夏侯尚親善文帝末桓尚皆卒達自以霸族久在疆場心不自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機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

公孫淵明帝時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吳嘉禾元年淵稱藩於吳大帝二年春正月大帝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用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允脅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類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

之今日豈復是遇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今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大常張

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

海授淵江表傳載大帝諸日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

分推群生煙滅風周余黎民靡有子遺亦之今日風以甚馬朕

受曆數君能萬國夙夜戰兢念在彌難若沙洲水圍知攸齊是

以把旌杖鉞剪除凶自東徂西靡遺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

害雖賤虜遺種未伏龍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

時遠兼包文武觀時觀變審於去就踰赴險阻顯致赤心庫建

大計為天下先元勳臣績伴於古人雖若實黜背業隴右卒古

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是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攸文自古

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得盛者

禮崇故周公扶輔之勞太師有膺揚之功並欲士宇兼受備

物令將軍規萬羊文計達萬世文畧絕儲逆之虜順天人肅

濟城洪業功無與北齊魯文事奚是言哉言不云乎無言不酬

無得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十七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

守大常張弭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策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
至第十錫君玄士第以白第突楚雨龜用錫家杜方有戎事典
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幡督幽州青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
君九錫其欲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緩一力寧集四郡訓及
異欲民夷安業無或雋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壯三駟君務
在勸農畜人成玃倉庫盈積官民俱農是用錫君襄冕之服赤
馬副馬君止化以得敬下以禮執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
君我馬以周君連其才畧信方任賢頭直珩在群善必舉是用
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鮮度天刑彰厥
有罪是用錫君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
衛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失百張弓十族失千屬忠勤有劾
温恭為德明允篤誠咸于朕心是用錫君相免一自桂舉朝大
瓚副焉欽哉教茲訓典寅亮天功相我國家永終原休

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銜太厚但可遣吏

兵數百護送舒綜帝終不聽臣私文以為大帝能諫遠衆信淵

達錫命所用不人是何不變其民昏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

魏沒其兵資大帝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大廉怨曰朕年六

鼠于所前却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歡鼠于頭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

等切諫乃止淵後文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

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呂柳浦等七百

八十九人言奉被令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

知身命所當投措所等伏自惟首蝼蟻小醜器非特用遭值千

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文德惠擇沾渥滋潤榮華無尺

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榮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駕蹇付龍詭驥

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性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聰

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許讓昌犯愆寃郡在藩

表密通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

國然猶跋扈度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逢城門晝閉路無行

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未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
之光建神武之畧聚鳥合之民歸地爲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
被于群生遼土之不懷實度是賴孔子曰微官仲吾其披髮左
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爲丘墟而民係於虜庭遣風餘愛求仁不
朽度旣斃沮吏民感慕欣載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
微猶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同平亂効績
紛紜切隆事大勲藏王府度康當值武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
計友輔漢室降身委質早已事魏匪處小厭夫農而服馬乃慕
託高風懷仰威懿已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切無巨細每
不見志又命之日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
天后土實間德音臣庶大小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隊淵
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惶悌之割况文宥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
莫帝懷愛淵慕戎祖考君臨萬民爲周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
觀羅結遐萬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戴忠亮不墮厥名孫權慕
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款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
來永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爲利回守志匪石碓乎彌堅猶懼
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吳使梟截猷馘以示思三吳
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忱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難之深念存
人臣之節絕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晉天咸聞陛下
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不及部臣普受介福
成以天覆之恩常茲終始得竭股股求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
殘惟養育之駘厚念積累之効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跳

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戎夷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開義國交受誅討蓋聖生之制五服之義有不供職則修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力還被惡禍小弁之作離騷文興皆由此之就或佞邪盜言孔耳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德尚望文告便知有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咸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何襲大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况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大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靈乃謂臣等曰漢女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寵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牧幽州刺史馮燒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詔書遺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未制者今刺史或黨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爲刺史興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古公慕杖策之政乃欲投冠釋綬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挑門道出近効農民釋其耨鑄伐薪制挺改按爲櫓奔驅赴難軍旅行成雖陷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業死而不怨此遺勅軍勿得干犯及乎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否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不從大教今乃躬驅鷺自往化鮮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如死沉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息矢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榮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辦着廊廟勝衣奉履誦脉明文以爲口實理而掘之古人

所耻小白重耳襄世者使猶慕者信以隆伯業討美之天萬邦
作乎諭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得因亦大矣今吳蜀共帝
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
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
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闕闕未知孰定是文不戒而
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耻之若無天
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可懼焉臣等間任於家
者二世則王之三世則君之臣等於荒裔之士出於圭竇又中
無大授於魏世隸於合孫民報生與賜在於死內告蒯通言直
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道敬執
一芥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欵既亮其控
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時

梁侯景初為魏後河南大行臺文帝大統十三年正月齊神武
毓文襄嗣位文襄與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請舉河南六州府
西魏七月景文密圖附梁時周文帝為西魏柱國大將軍如與
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致入梁

從魏夏使道還初仕南齊為南譙太守歸國為驍騎將軍戍合
肥剪迂棄戍南叛

北齊司馬世雲為潁州刺史侯景及世雲舉州從文景於渦陽
敗后世雲復有異志為景所殺彭駮勇善騎初隨社洛周賊知
其不立降爾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又為都督從神武與行黨償
射于暉討破羊侃于瑕兵後叛投逆賊韓樓封此乎王及爾朱

榮遣人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卒神武出東山樂文隨從
王琳在梁為湘州刺史及魏平江陵已立案王登琳乃為梁先
王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之兵長師傳檄諸方為
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
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
之不剋又師老兵度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諸齊并獻馴象文使
獻次于魏求其妻子亦推臣于梁

梁劉嗣彬知俊族子也幼從知俊征行累迁為軍校及知俊叛
之以不預謀得不坐身明末大軍與晉王對壘於德勝父文嗣
彬率數騎奔于晉其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讐怨將以報
文晉王深信之即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居一年復未奔德

三軍冬從王彥章戰于者都擒之王笑謂曰可還予玉帶爾遂
誅之

後唐康延孝北塞部落人初隸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末帝
時頻立軍功段凝率衆五萬營於王府延孝時為先鋒指揮使
率百騎未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賜之問梁文兵機延孝
備陳利害莊宗平梁頗有力焉

漢杜重威為魏博節度使高祖起義晉陽重威首獻誠頻及入
不穆頗宋州重威拒命不行朝廷命止將高行周督衆問罪帝
親討之聲云駕至即降尋命給事中陳觀喻旨使其歸命及至
城文閉閣阻文由是六師憤激內粟漸空而守陴者雜以僧道
掠米糧以給其食士庶稍一事盡其命者心茹而食之左右思

變威欲加害懼而請降與妻奴相次而出席以宿舊釋其罪命守大傳居班

怯懦

夫專分閫之權處建牙之任訓心勝之衆練賈勇之夫不討不庭用威不軌必在見危致命臨難忘身彰敢死之名類盡忠之節者也若乃昧遠大之略懷顧慮之疑聞強敵而斯退知勢弱者異矣辱命損威將何以塞責歟

子元楚大夫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株文門桔株鄭遠子

元闔御疆鬪悟耿之不以為旆子元自與三子時造旆以居闔

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合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純門鄭

也違市鄭內道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

以開眼故不閉城門出兵而郊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退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趙羅晉大夫也趙鞅禦鄭師遇於戚將戰郵無恤禦簡子衛太

子為石動與恤登織上織立見見鄭師衆太子懼向援於車下

子良投太子綏布乘文曰婦人也言其鄭人擊簡子中斃肩于

車中斃獲其蠶旗蠶慎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

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

孟孺子洩魯大夫也孟懿子之齊國書師師伐魯孟懿子洩師

右師冉求師左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冉求師奔師獲甲首八十

甫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宵謀曰齊人道謀間冉有請從之三

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也我不如顛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

子羽銳敏子羽類羽銳精也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

驅之言驅馬

趙鞅晉大夫圍衛齊國觀陳瑾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師

使服再見之子玉陳瑾也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瑾曰無辟

晉師豈敢廢命敵必子又何辱言不須未致簡子曰我不伐衛

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

荀瑤晉大夫師師伐鄭次於桐鄭鬪引請救於齊引駟齊師將

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曰朝屬會死事者之子設乘車兩馬繫

吾邑焉乘車兩馬大夫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後而又死焉

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

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及濮爾

不涉濮水百陳留酸棗縣河子思曰大國在故邑之守下是以

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成子衣製杖戈製兩衣也立於阪上

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曰我卜伐師不卜

敵齊

漢陽僕為樓船將軍武帝元封四年坐為將軍繫朝鮮畏懦人

竹二萬箇贖完為成且

後漢周魴為護羌校尉明帝永平十三年秋與西羌迷唐戰圍

魴還營自守明牢魴坐畏懦徵

陳瑀為揚州牧袁術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入叛瑀瑀拒之術

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於淮此集兵

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

焦和為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今中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為保民，鄆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表曹二公與董卓將戰，示榮陽，敗績中，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傾，羅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來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故作陷水九泥河，令賊不得渡，儔祈群神，來用兵，心利，善筮，嘗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於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為丘墟也。

韓馥為冀州牧，勃海太守袁紹以勃海起兵，將以誅董卓，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以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州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

勝來向南面，諸群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為之，馥曰：為之奈何？諝曰：公孫提燕伐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何雄並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推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素紹孤客軍，孤軍仰伐，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耳，賊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使，日才不如本，欲度德而讓，吉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為？從事趙浮、程莫請以兵拒

之馥又不聽乃讓詔遂領冀州刺史

晉卞聚為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元帝備良求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石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邃退保盱眙賊

張淮北諸郡多為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為膺揚將軍王澄為荊州刺史益梁流人俱反推杜弼為王澄出事擊杜弼次于作塘山簡參軍主冲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弼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牧華容何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鞠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時劉曜攻北地允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上郡允軍於靈武以兵弱不敢進

劉波為冠軍將軍南郡相時符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疆不敢進序竟陷沒報以畏懦免官鍾雅為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為前鋒監軍假節領積勇于人以拒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過遠

荀羨為北中郎將初段龕東北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業莫容恪討之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龕遣使詣建業請救穆帝遣羨赴之憚勇強遷延不敢進司馬流為左將軍帥衆拒蘇峻前鋒遇於慈湖流性怯懦不閑軍旅時率水步兵二千南上遇賊懼刑於色臨陣方食不知口處問左右曰吾口何在既而合戰敗過殺

桓冲為車騎將軍時符丕等寇襄陽攻朱序又遣苟池石越毛

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冲擁衆七萬為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
據止明劉邁劉毅兄也宋高祖起義師誅桓玄時邁先在京師
事未發數目高祖遣同諒周安穆報之使為內應邁外雖酬許
內甚震懼安穆見其惶駭慮事必泄乃馳歸時玄以邁為竟陵
太守邁不知所為便下船歛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
云何鄉近劉裕見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警懼
封邁為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報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
後忝揚伯壽為姚興將時仇池公楊盛擾祁山興遣趙琨與伯
壽討之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琨衆寡下敵為盛所
敗興斬伯壽而還

宋江夏王義恭總統諸軍出鎮彭泗時後魏太武自瓜步此走
經彭城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
門不敢追虜慮期又至議欲芟麥剪苗移民堡聚衆論並不同
任農天為左衛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
下以農夫為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熟以防之休範尋率衆
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都

周嶠為冠軍將軍時元兇劬毅立隨王誕舉議誕檄文至嶠素
怯惶懼不知所從為府司馬立珍孫所殺

殷孝祖為兗州刺史撫軍將軍時賊褚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
統王玄謀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恠

南齊張懷為光祿大夫明帝防疑大司馬王敬則以懷為平東
將軍吳郡太守以為之備及敬則反懷遣將使三千人迎拒於

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懷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為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復為前將軍及義師下東昏假環節戍石頭義師至新亭環棄城走還宮

梁曹景宗為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魏軍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揮軍遊獵而已及司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寢而不治徵為讓軍將軍元慶和為將軍望敵敗退

武帝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鼠遂徒合浦陳吳明徹為武州刺史天嘉元年周將賀若敦率馬步一邁奄至武陵明徹不敵引軍還巴陵

北齊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時西魏遣將寇南兗詔騰為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惟怯無威略失利而還

李神雋孝明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時葛榮南逼神雋憂懼乃故墜馬傷脚仍停汲郡有詔追還

得靈慶父馱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財力不能者武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磔時馱始死玄謨雖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示傷重令左右舉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材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間

賀悅征蠕蠕為別道將坐遂賊不進詐增虜級當斬贖為庶人

寇猛為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

尉世辯，粲之子也。周師將入鄴，令辯率千騎覘侯出塗口，登高西望，遙見群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此至紫陌橋，不敢
迴顧。

後周庾信，初在梁為東宮學士。頴達、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令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

隋段達，大業初為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性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聚為群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御，帝以令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為媿。後用劄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剋捷。還京師，以公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而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才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既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頗兵饋糧多無尅，獲時背謂之為怯懦。

壽掠人戶，並取軍資及倉糧。又進攻玉門軍，及長樂縣，仍之縱僧徒使歸涼州。謂彘曰：將軍常欲以忠勇執國，今日何不一戰。君彘聞父被執，登碑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

饋糧多無。杜鴻漸，肅宗至德中為荆南節度使。襄州大將康楚元、張嘉延盜所管兵，犯襄州城以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南襲荆州。鴻漸聞之，棄城而遁。澧郎峽歸等州聞鴻漸出奔，皆惶駭。潛竄山谷。後為黃門侍郎、平章事。大宋永泰元年，成都裨將崔寧逐其師郭英，又走死簡州。代宗以鴻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

劍南東川西川邛南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曰相公駐車闈州遙制劍南數移牒還英又過失言寧有方略寧腹心攝諸刺史者皆奏正之命寧及將校不疑然後與東州節度張獻誠及諸賊帥合議數出兵掠擾寧既道連出兵來經年年寧兵自然耗少寧窮必束身歸朝上策也鴻漸畏儒討未次會寧使至辭禮卑敬且送繒錦數千萬鴻漸畏儒貪其利遂至成都曰與判官杜亞楊英將史等高會縱觀軍州政事悉委寧仍連表聞薦先時張獻誠數與寧戰獻誠屢敗旌節為寧所奪朝廷因鴻漸之請加寧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

崔光遠乾元中為魏州節度使使將軍李處奎拒賊賊大至處奎敗投告光遠賊隨處奎至城下及問之曰處奎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奎處奎素善戰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皆繕完之甚堅峻光遠不能守遂突圍夜渡河而南兵事多死沒焉既歸朝不罪之劉德信德宗朝為神策應援淮西招討使時討李希烈德信統招君子弟君成陽翟德信以賊接近不敢至率衆赴汝州其後陽翟河陽皆陷

杜彥先為監州刺史真元二年十二月吐蕃來寇彥先使以牛酒犒之吐蕃謂曰我欲州城居之聽爾率其人而去彥先乃悉衆奔邠州吐蕃遂陷監州

蘇太平隴州將也真元三年吐蕃圍華亭守將王先鶴求救於

隴州刺史蘇清者令太平率一千五百人赴之及中路其遊騎百餘沒於賊太平素惟怯寡謀遽引衆退歸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軍事實文場及文場為中尉用全義為帳下偏將與神策兵伍長武城真元十三年為神策行營節度長城使代韓澤為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無御制未下軍中之知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成卒鼓譟為亂全義諭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接巖趙處權等賴都虞侯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

孟準淮南大將也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為三軍所立詔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節度委以討伐佑大具舟艦遣準先賞之準渡淮而敗右杜之固境不敢進仍詔以徐州授愔表滋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會章臯歿劉闢擁兵自擅命滋持節安撫中路拜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劍南西川節度賊兵力熾滋懼而不進貶吉州刺史

杜叔良穆宗長慶中為滄德節度使時討幽鎮二叛遇賊輒揣其無勇每先犯之既陷乃高懸尋復兵敗喪所持節貶為歸州刺史

李聽以文宗大和六年為徐州節度使聽有蒼頭在徐州為大將不欲聽至聽先使親民慰勞徐人蒼頭遂害使者聽不敢因以疾辭改太子保

後唐夏魯奇奏臣考限已滿乞差替人懼董璋侵噬故也晉安

崇阮仕後唐為夔州節度使時董璋寇峽內諸州崇阮望風遁走棄城歸闕待罪於閣門詔釋之

馬全節為鄴都留守少帝開運二年契州趙延壽惕隱羸騎萬餘至湯陰而還議者以為如全節等軍祇在相州出精騎以躡之則破之必矣及延壽等退云之日並無一騎踵之失機斷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揮使同平章事少帝親駐澶洲延廣為吐將凡六師進退皆出宵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虜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息戰一日高行固與蕃軍相遇於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軍幸而獲免及虜退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虜絕好言何勇也今虜至若是氣何憊也

漢杜重威為鎮州節度使虜王連年入寇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破陷一境生靈坐受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虜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俾住目畧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封使二年大軍下秦州滿城虜主自古北口迴軍追躡王師重為等狼狽而馳至陽城為虜所困會大風猛烈軍情憤激符彥鄉張彥澤等引軍四出虜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僕子也遂收軍馳歸常武

張從思為右金吾衛上將軍開運元年契丹前鋒至刑州鎮州杜重威遣人開道告急少主將親御六軍渡河會不豫乃令從恩鄴都馬全節河中安審騎等會合諸道之師屯於刑干初趙

延壽陷鼓城中多當族所得寶貨之物延壽悉輸於契丹王之
母胡性貪利胡王乃自將諸將繼踵至牙於元民朝廷知之乃
詔從恩等引師漸退運中遽聞人情震懼乃引還殆無行伍或
棄兵甲一路居人皆遭剽剥焚燒廬舍此至相州不能整肅是
唐裴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拒宋金剛于介州戰站合寂峯軍
而走兵遂大潰復令鎮撫河東地寂惟怯無捍禦之才唯發便
駱驛催督虞泰二州居人勤入成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
為亂

張僅為羽林將軍復遇突厥未寇瑾不敢戰保于幽州高祖以
其年老拜冠軍將軍優以散秩

張亮為滄海道行軍大總管進兵頊子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
卒多礁敗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牀管
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有膽氣故衆情稍安其副總管
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亦知其無將帥之材
而不之責

常挺為大常卿先運糧河北既失支度令除名從軍會李勣擊
破蓋牟城詔挺統兵鎮守城去大軍百有餘里與高麗新城鄰
接高麗文兵或鼓譟至其城下挺素無威略不堪其憂乃貽書
於道術人公孫常置調怨望常以他罪自殺於其囊中得挺所
與常書太宗召挺問之對多不以實太宗尤責讓之仍以宿經
驅策不忍加誅授朝散大夫守象州刺史病卒
常待債為安息道大總管以擊吐蕃待價既無統頊之林遂狼

俱失據士卒飢餓多轉死溝壑時人寃之

李子和為靈州摠管既絕染師都又同突厥間疊遣使以間為處羅可汗候騎所獲處羅大怒囚其子外弟子和自以孤危甚懼乃援戶口南徙詔以延州故城居之

武懿宗為金吾大將軍則天萬歲通天中契丹賊帥孫萬斬寇河北命懿宗為神兵道大摠管以討之軍次延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棄軍而還

王君羨判涼州都督時吐蕃寇陷瓜執刺史曰仁獻及羨父行人皆歸咎於從思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三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四

將帥部

奢侈

專恣

豪橫

豪橫

夫作福作威凶于而國敗禮敗度戾於厥躬皆聖訓之格言寔人臣之明戒况乃總握兵要肅將天威慎固封陲誥諸暴慢誠當義以先衆惠以感人用宣戒昭克身師律若其不恤危難廢亂典常戕害生民圖報讐怨負固滋橫崇侈無厭貪黷之心踰於谿壑凶忍之性甚於豺狼以至誣害良臣輕侮王室雖膏斧鉞汙鼎鑊盖有餘戮矣

漢陳豨者宛句人也

宛句縣名也地志屬齊陰宛音於元功句音拘

不知始所以得從

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絳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
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絳少時常稱慕魏公子謂信凌及君無忌
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國休告文假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邗
鄆官舍皆滿絳所以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言屈已禮之不趙以富貴自尊太
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絳兵客盛擅兵有外恐有變王令人
覆案絳客居伐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絳絳恐陰令客通使王
黃曼丘臣所

孫都封臨癸侯太初元年坐擊番禺奪人虜掠死

後漢曹破石中常侍節之第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

色帝昭辯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令俗呼行杖人為五百破石

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

類也

公孫瓚為破虜將軍既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
有童謠曰燕南隨趙玘際史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
自以為易也當之遂徙鎮烏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
遼海

蜀法正為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
匪毗之怨無不報復擅殺致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正法
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啓主以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
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
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蹊法孝直為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
腹制如何禁止法禁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莫先生妹

才捷剛猛有諸兄之見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生每入
裏心常凜凜亮又知先生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吳潘章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
數不奉法監同舉大帝惜其功而輒原不問

晉祖玄嗣南郡公在江陵甚橫豪士庶畏之過於殷仲堪玄曾
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仲堪中兵參軍劉邁曰馬稍有餘精理不
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玄出
仲堪謂邁曰鄉乃狂人也玄夜使殺鄉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詞
折仲堪而不以為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遣之邁僅
而免禍

宋高道慶初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男及建平王景素反
道慶領軍北討與景素通謀反事平自啓未增邑五百戶詔加
上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無已有失其意者輒加捶
拔或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蕭道成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
賜死

劉瑀為益州張悅代之瑀去任凡所雋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
制將還諸人曰隨我上豈可為悅作四門客邪

陳侯安都還司空如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安都勲庸
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困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
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柏錢馬樞陰
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為
之賓客齊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

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御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橫每有表啓封記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其事及侍醢醢或蹊踞傾倚嘗陪樂有襍食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訖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釋明日安都坐於御座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

後魏王斤鎮收安假飾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後百姓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而委罪於雍州刺史文陽文祖秦川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為斤所誣譴益陽公樹覆案虛賞得數千事遂斬亦以徇爾朱榮為天柱將軍性好獵不捨寒暑至於列國而進以須齊一雖

過險阻不得迴避虎豹送圖者坐其下甚若文太宰元天穆而從容謂榮曰太王勲濟天下四方無事唯宜謂致養民頃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土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焉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暑假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愛圖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足戒勒士馬校獵嵩原合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鎮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万户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練敢待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迴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獨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爾朱兆為都

督十州諸軍事其從兄弟世隆請閔帝納北女為后兆乃大喜
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為無敢違者

爾朱仲遠為大將軍督東道請將軍兗州刺史時自滎陽以東
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陞閔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
州世隆厚京邑降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并以貪霍為事於
是四方解體

侯景為將所向多捷時北齊神武帝為魏相景摠攬兵權與神
武相亞

隨于顓為東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帝嘗趙文表與顓素不
協顓將圍之因以閣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
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且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

左右顓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
顓所顓歔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
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顓復生邊患
因而勞勉之

魚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迁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
性凶暴害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過不中意以籤瞎瞎其眼有溫
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落郎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
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債之出贊於獄令自為之計贊
至家飲樂而死

唐尉遲敬德迁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
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教

德勅然拳毆道宗自幾至取太宗不憚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鄉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憾因家人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脩飾無貽後悔也

劉玄佐為宣武軍節度豪侈輕才嘗原賞軍事故百姓益因是以汴州將卒始於李忠臣訖於玄佐日益恣橫多遂殺其將帥以利劫

于顓鎮襄陽地與蔡州鄰吳少誠之叛顓率兵赴唐州牧吳房郎山二縣又被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專以凌上威下為務又令婁舅逼聚判官薛正偷適女人益怒之盧從史為昭義軍節度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辯給嬌妾從事戡孔等以言直不從引去

王士則為刑州刺史元和中鎮異王承宗拒命裴度計士則王武俊之子其軍中必有使之者故以士則臨刑州異攜承宗之黨且計之以節制事則既失此類不受節使郝士美法制行止必兵衛曰嚴雖謁士美而衛士如常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士美惡之因密以收奏而代之

盧彥威本浮陽牙將中和初節度使楊全政遣以本軍二千人入援京師巢寇士以功兼御史中丞全正悉以大藩戎極光啓中會魏博韓允中紀合滄海同攻鄆州曹全政乃遣彥威率軍攻齊州人情不樂其行將濟河彥威已登舟喻士卒曰此舉無

名為應魏人故也且勝則他人獲利敗則我軍受弊此乃師臣失策進不如退况楊相公寵任吳昌嗣擅作威福剋削三軍與公等可遂之以圖富貴方今天子播越處處擇師安能捨其生而趨其死也軍衆欣然乃擁彗威而還以為留後全政歸行在殺吳昌嗣以徇衆昌嗣全政之嬖吏也奉為德州刺史不之任專掌軍政故致其害焉

李茂真鎮鳳翔恃勲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遂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浦存皆奪據其地奏請弟子為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真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姦邪於茲附麗遂成朋黨朝政於是墮亦焉

梁揚師厚為魏博節度使初師厚以計謀敏幹深為太祖知過委以重兵劇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務功恃衆驟萌不軌之意於是專割財賦置銀搶効節軍凡數千人皆選摘騎銳縱恣養復故時牙軍之態時人病之承前河朔之俗上元夜比無夜游及師厚作鎮乃課魏人戶立燈竿千缸萬炬洞照一城縱士女嬉游復彩畫舟舫令士妓躍歌於御河縱酒彌日又於黎陽米巨右將紀德政以鉄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立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日碑來石纔至而師厚卒魏如以為悲未之應末帝問其巫也於私庭受賀乃議裂魏州為兩鎮既而所樹親軍果為亂以招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宗杜覆滅由節原兆之也

成汭鎮荆門允之累官至檢校太尉守中書令封上谷郡王然
往今豪慕事皆臆斷又好自矜伐騷辯陵人深為識者所鄙後
唐楊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歐故開州刺史陵約男彥徵致損
兼加拘縛令人點檢彥徵家業錢穀法司勘鞫漢賓疑招脩罪
大理少卿康澄詳斷曰楊漢賓早列偏裨曾分第土事若先於
恕已理不在於允人其可忘姻慝之舊措憑官資之威力遽因
毆擊顯致訟論曰歸有過之門須舉無偏之道合該議減亦舉
律文其漢賓前仕黔南節度使是三品使開八議准律減一等
杖九十准名例律官少不盡其罪賒罪收贖罪少不盡其官留
官收贖其楊漢賓所犯罪杖九十准徂贖銅九斤准格每行納
錢一百二十文從之

晉景延廣為侍帝親軍使天福八年十二月北虜南牧九年正
月陷并陵河北儲蓋悉在其郡少帝大駭率六師親駐澶淵延
廣為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
之

張從賓初鎮靈武加檢校太傅受代入覲會車駕東幸留各下
警巡曾逢留司御史於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
於水中從賓奏其醉而兇傲多如此

皇甫遇初仕唐應嘖清泰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
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其慕容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洛
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為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
或以僉人執事政皆隳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略水泉以通

灌漑所經墳墓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群臣莫知敢訶

張萬進高祖有天下命為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內群下
泊至經原地亮恣彌甚每日於公庭列大鼎烹肥羊割截方寸
以噉實化皆流浹不能大爵俟其他顧則致於祛中又命臣解
行酒訛則辱之乃有持抔偽飯褰領裌而納之既沈酒無節唯
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千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
為補賊將後領兵數百人新平郡境邠師以其事上奏有詔詰
之光載坐流罪配於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
將亂乃召副使萬迺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霄知其將
亡謂迺圭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可宜乎迺圭從
之萬進尋卒遂以監輦秘屍而出即馳騎而奏之詔命既至而

後發喪其妻素狼淚謂長子球曰萬迺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
不手戮之奚為生也迺圭聞之不敢徃弟萬進假病殯於精舍
之下至轎車東轅凡數日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

漢李守真晉開運元年五月為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
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為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真入
城害光遠於別第光遠有孔目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
善馬告以守真守真德之置於帳下近例官軍免復城隍必降
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十數輩潛窺太
山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於守真處者朝廷
搜而殺之守真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真盡以
黥茶染木薑藥之數分給之軍中大怨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

首級日之為守真頭懸於樹以沮之守真班師加平章事以揚光遠東京第賜之守真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京師之甲

奢侈

夫泰而無驕富而無侈者鮮矣矧乃握兵之要為王之爪牙分閫之重寶人之司命其位尊而志意既滿功成而寵利自居以富貴而驕人謂勲庸之在已不能懼而忠降之得之若驚侈心遂萌厚祿自奉忘敗度之欲窮有生之樂靡克戒盈鮮復繇禮放而無檢居之晏然難與語夫保功名慎終貼之道矣其有負磊落之奇節猶或懷侈靡之驕志至於豪縱不已傾奪相尋亦無悔焉斯可戒也已

蜀劉琰為車騎將軍封都鄉侯不豫國政但領軍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奢侈侍婢數十皆能聲樂為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吳呂範為前將軍揚州牧範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輒其忠不恠其侈

賀齊為安東將軍鎮江土督扶州以上至皖齊性奢綺所乘船雕刻丹雘青蓋絳襜

諸葛融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督公安宛陵侯瑾子也瑾卒融襲父爵攝兵業駐公安融父兄質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侈

晉王濬為撫軍大將軍濬平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

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
紀瞻為領軍將軍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
木
有足賞翫焉

陶侃為荊州刺史都督八州軍事勝妾數十家僮千餘玠奇寶
貨富於天府

宋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興郡公慶之年
滿十七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屋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
之一夜攜子孫徒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
同闢焉廣田園之業每指地施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
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十萬穀萬斛以始興優
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千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遊無

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

南齊劉俊為冠軍將軍特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在
蜀作金浴盆賒金物稱是羊梁侃為軍師將軍性豪侈善音律
自造採蓮掉歌泐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侈有彈箏人
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
推能掌上儻又有孫荆王能反腰帖地啣得席上玉簪勅賡歌
人王娥兒東宮亦賡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起
衡州於兩艘解起三間通梁水齊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
屏列女樂乘朝鮮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
使楊裴與侃在此嘗同學有詔命侃延裴同宴賓客三百餘人
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氣居嘗南還至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掛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夏侯夔為特節度南豫州諸軍等事性奢豪後勇妓妾曳羅縠歸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人士以貴恃自高文武賓客常滿時坐以此稱之

曹景仁為領軍將軍內妓妾數百窮極錦繡

後周李遷哲安康人世為山南豪族為大將軍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遷哲累世權豪為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日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閤閤守獲遷哲每鳴笳尊從往來其間縱酒歡宴盡平生之樂子孫叅見或忘其年名者按簿以審之

隋于文述為左衛大將軍性貪鄙知人有異之物必求取之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良馬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為此

李渾太師穆之子為右驍衛大將軍襲封郟國公既詔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數百

唐郭孝恪為西安都護及征龜茲以孝恪為崑丘道副大摠管孝恪往奢侈踰度在軍中床帳什物皆飾以金玉嘗以遺大摠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不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固不待言也

孝恪為寇勇所屠，可謂自貽伊咎。

馬構為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構久將邊軍，屬兩番寇擾國家，倚為屏翰。前後賜與無算，積聚家財，不知絕極。在京師治第舍，尤為宏侈。初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侈，而墻垣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嬖臣楊氏馬廐矣。及祿山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戎師竟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木妖，璘之弟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他室降第無幾，及璘及卒於軍，子弟護喪歸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故吏爭往赴弟者數千。百人。德宗在東宮，宿聞其事，及踐阼，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國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河。一說大曆十三年作乾元觀，其他在皇南長興里本璘之宅，璘初創建是宅。

他募天下巧工，宮繕屋宇，宏麗冠絕當時。璘臨終，抗表獻帝，價心懷罔極，欽崇道福，以其當太祖城形勝之地。墻字新繫，帝方為，遂命觀。

郭英人為劇南節度，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驅擊毬，製細驢鞍，及諸服皆用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為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之。兵馬使崔玠因人心為亂，殺英人。

李抱真為昭義軍節度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娛。杜亞為淮南節度使，盛為奢侈。江南風俗，春中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前者為勝。亞乃命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為羅綺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王錡為荆南節度使，兵間因緣際會，累居大鎮，厚殖財而貨營。

第宅頗逾侈又請京北府籍坊以廣亭榭

陳敬瑄為神策軍統軍使乾符中出鎮西川與馬之俊人皆惡之

後唐王鎔為鎮州節度專制四川高屏塵務不親軍政多以閹人秉權出納決斷聽其所為雕靡第舍崇飾園池種奇花異木迺相夸尚人上襖衣博帶高車大蓋以事嬉遊潘府之中當時為盛

未守殷天城中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與諸貴要近臣宰執交歡宴會時集於府第復又妓侍盈室

毛璋為華州節度使以平蜀攻授邠州節度璋既家富於財又有蜀之妓妾驕借自大事多不法

錢鏐為兩浙節度在杭州垂四十年窮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潮逼州城鏐尤工鑿石填江平江中羅刹石悉起臺榭廣邸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東之勝槩也

康義誠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御軍無方略又鄙於財賂洛中天門街東起第夾道房廊數里歌妓之作罕召賓佐自娛而已晉王建立為青州節度性姓華既至治所息於正寢翌日而出寢達於房雜百有餘步以錦繡二段易而蹈之其不率制限皆此類也

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既罷兵權出為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比虜強勝國家不濟身將危矣前下水晉一第占其全坊在洛又起邸舍園池為水南之甲

所積巨方車馬妓樂無不稱是但縱長夜之飲不復以憂國為心

張筠為未與軍節度奉詔殺偽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悉私藏於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樂飲饌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之地仙

馬希範為湖南節度封楚王擅二十州之征稅車輿服玩池館第舍頗事華靡壁墻軒檻率以金銀為飾所造九龍殿垂珠簾繡幕帷帶懸金香囊流蘇盤中花菓金枝玉葉妓房歌室朝夕蘭薰其子城門構五鳳之狀女牆之上起行樓

專恣

夫授律而行鑿門而出軍旅之事雖可以從宜朝廷之法所宜守慎守苟異於此罪必隨之其有疆場未寧攻戰是屬始則期於靖亂終則肆其不羈暨萌震主之威乃成戒身之漸或雄武自伐窺覷於非望或疆獲不思拒絕於規正乃有擅移營壘專置參伏議事明庭之下而此官聯挺劍飲會之間坐陵宰輔蓋以小人量彼君子之器豈獨王綱之期壞必將家世而云絕長可褻矣可不戒乎

後漢董卓字仲穎拜前將軍封榮鄉侯兵威漸盛以久不雨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伐之

魏曹爽為大將軍毀中壘堅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義司馬宣王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

諸葛鎮為縱東大將軍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蒞築城以備

吳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時司馬文王新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為宣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微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尾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為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攻刺史禦琳殺之

吳諸葛恪輔政加荆揚州牧督內外諸軍事遣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人民四諸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圍之乃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

乘勝遂剋耶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歸女沒命敢有夫穢者斬之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毒荼自此始也

張輔為尚翊太守是將長沙王人以河間王顥專捫閔中有一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語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顥於是沉等與顥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顥沉等敗績顥德之乃以輔伐重為奉州刺史當赴顥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龍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興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欺績為天水故帳下督當所殺

桓溫衰帝時為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溫以既摠督內

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宜七事。後移鎮姑孰。乃自以雄武專朝。窺覩非望。或以對親寮言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不笑。衆莫敢對。既南撫。挑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及悉衆北貸。恭客垂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參千人。溫某軋之。築廣陵城。移鎮之。後破慕容暐符堅之軍。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於是用參軍郝起之計。乃行廢立。孝武即位。溫入朝。勅尚書謝安等於新亭奉迎。有餘皆拜于道側。溫既至。以盧疎入宮。力收尚書。陸始付足。劉費慢非也。溫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王彪之時。為會稽內史。獨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特。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王恭。孝武時為輔國將軍。充責二州刺史。安帝初。會稽王道子執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使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邑。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典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煩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尋陽。詔召相街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贖興矣。

晉苟晞為青州刺史。征東大將軍多置參佐。轉易守令。

王浚惠帝時為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徒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

王起義浚擁衆扶西墻，過絕激書使其境內士以不得赴義城。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與兵內向，害長沙王。又而浚有不手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為右司馬，以石司馬和演伐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故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乖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詳，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重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為前鋒。過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

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報其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時國寶從事諸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仗兵殺之道子，將行其說，尋以恭為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白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効力，以報特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紀閣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為己府，說疾二昆，甚於讐敵，以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兵相靡動，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讚臣非一，賴先帝明監，浸潤不行者，超數與由誅君側之惡臣，雖駕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為。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

縋於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廐為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廐解軍去，廐慮恐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上，上疏自貶，詔不許。南齊徐世檨為輔國將軍，時陳顯達反，朝廷加崔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事，此中堂而世檨專勢，號令慧景備而已。

隋宇文述，揚帝大業中為左衛大將軍，貴幸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常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自叱之，瑾惶駭而走。文武百官莫敢違忤。

唐因李安，德宗時為魏將節度使，緒之嫡嗣也。李安年久守父業，無他材，恣擊鞠，從禽聲色之娛，其公事大抵淮徇於意，非賓佐謀猷所及也。

李茂真，鎮鳳翔。昭宗乾寧二年，茂真與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等上奉跪興元，楊守亮納叛臣楊復恭，請同出本軍討伐，兼自備供軍糧料，不取給於度支。紙請加茂真山南招討使名，內臣皆不可，其奏昭宗亦以茂真得山南之後，有問鼎之勢，持之不下。茂真怒，與王行瑜不候進，正發兵攻興元，累論招討之命，兼宰相杜讓能中尉西門重遂書詞語，詰詈凌箠王室。

晉景延廣，高祖時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鎮河陽。高祖晏駕，與宰臣馮道等承領命以齊王為嗣，既發喪，都人不得偶語，耳官赴臨，未及內門，暫令下馬，頗有驕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為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君矜從之色。帝

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如酬酢權寵恩渥為一朝之寇俄與宰臣
桑維翰不協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為洛都留守
漢史引肇隱帝時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帝自關西
賊平之後既近小人本后親族頗行干記引肇與楊邠甚不平
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戰引肇忿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
使玉帶諸伶官歸袍往謝引肇讓之曰健兒為國伐邊思寒暑
未能偏肖需賜爾輩向功敢失賜盡取袍帶還官其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四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五

將帥部

貪黷

兵法曰將貪財則姦不禁又曰貪而好利者可貸而賂也則有
膺闡外之權專軍中之政性本貪猥志求苟得乘彼為亂破其
國邑無勤卹之意肆仇歛之心復有邀君以求利受賂以徇私
侵擾下民發掘立墓以至交通於異城接引於非類致人心之
大失俾師律之不真蓋本賢材盜竊名器簡書屢告終亦不吾
斧鉞一至其何以逃咸列于茲期以垂訓

羊舌鮒晉大夫晉侯治兵于鄆南中車四千乘

三十萬人羊舌鮒攝

司馬

鮒叔向弟也攝無官

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

經芻蕘者之使衛是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美與一蓬錦屠伯

夫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而敢有異

心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上又向受反錦受美示不逆其

曰晉有羊舌鮒者潰貨無厭潰數亦將及矣禍及為比沒也後

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

漢張武文帝時為將軍受賂金錢覺帝更加賞賜以魏志魏丁

裴子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裴卿里恃饒愛之裴性好貨數犯

法輒得原宥為白軍校尉太祖征吳裴隨行以家中羸易官牛

太祖謂左右曰我非不知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

小損而鼠不竊完我囊貯遂復裴官

晉張燕為巴西太守時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源入漢

中保于城國漸為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燕討之定窘急偽乞

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為之緩師定密結李稚稚遣眾救定

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隨羅

尚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

所愛非邪則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姑

彷徨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生將軍反吏為禍

劉裔伐温為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位任轉高務豪曰甚

縱酒耽樂不恤故事大殖貨財商賈百萬是時朝廷空整百官

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裔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矣免官書

始下而劉為郭默所害

劉牢之為鎮北將軍討孫恩於會稽牢之既濟江恩乃慮男女

二十餘萬。一特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祭鹿。盈目，泮之等。遽事收斂，故恩復。特逃海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時宋武討劉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為百姓所苦。前燕慕容評為太傅，前秦苻堅使王猛伐慕容暉，使評率衆拒之。評性貪鄙，璋固山泉，賣雜鬻水，積錢縮如丘陵。三軍莫不有聞，志驕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主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為憂。索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斂為心乎？府藏之珍寶，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恃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凱施為先。

宋劉道璘為都督，荆相益奏寧梁雍七州諸軍事，護南蠻校尉而貪縱過甚，畜聚財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為之空虛焉。王鎮惡為邊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蠻師向博，抵糧據沅頭，屬為克暴。鎮惡討平之，鎮惡性貪，既破劉毅將宋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平姚弘，時閩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毛脩之為右衛將軍，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並奪之。

劉道真為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為龍驤將軍，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楊難當善馬，下獄死。劉德願為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

爵士

坦護之為輔國將軍隸沈慶之伐西陽之所益多聚斂賂貨充積坐下獄免官

吳喜都督豫州諸軍事假軍寇將軍平荊州恣意剽虜私藏萬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北征將士多離怨玄護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太武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

張邵為撫軍長史特節南蠻校尉坐在雍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

鄧琬為左將軍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及晉安王子勳僭位琬使婢媼出石道販賣歌博樂日夜不休

南齊張敬兒為征西將軍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

薛淵為右將軍左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子響軍主劉超之被捕急以氍褥雜物十餘種賂淵自逃匿之軍中為有司所奏詔原

梁呂僧珍為領軍將軍時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恠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反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閣人少之弗為通疆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武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徐文盛為秦州刺史加隸督東討與侯景戰大潰奔還荊州元帝仍以為城北面都督文聚賊污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

後魏元大興為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

長孫敷字友襲父爵北平王為北鎮都將坐黷貨為公

于祚為假節振威將軍沃野鎮將貪殘多所受納坐免官以公還第

于景為寧朔將軍高平鎮將坐貪殘受納為御史中衛王顯所彈會赦免

王建從道武破慕容垂於百肆塢遂進關中山慕容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道武將夜入乘城據守真

門違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俊夫民道武乃正是夜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麟為臺遂閉門固守

劉潔為尚書令太武時果從征討嘗為前鋒深見委任拔城破國者聚斂財貨與潔分之籍其家產財盈巨萬太武追忿言則切齒

公孫軌為平尚將軍北壺關後為虎牢鎮將太武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為之詔曰驢無疆弱輔絹自壯衆共噎之坐徵還真君二年卒軌既死太武謂崔浩曰吾行過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軌幸而單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

皮約子為安曰將軍鎮長安坐盜官財徒於統萬

周觀為高平鎮將有威名真君初詔觀統五軍西討禿髮保固於張掖徒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至武威輒與諸將私分之太武大怒黜觀為金城侯改受內都大官

田益宗為安南將軍稍襄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孫競規賭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宣武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為爾不已損卿誠効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邢來為安南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尚販聚斂清論鄙之爾朱仲遠為大將軍兗州刺史

督東道諸軍仲遠天性貪暴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

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

爾朱度律為大將軍在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為百姓患毒隨劉昉為上大將軍性鹿跡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

常藝為營州摠管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為清論所譏

史萬歲為左領軍將軍時南寧夷夔翫遣使請降方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夔翫隆有二心不欲詣關因賂萬歲以金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所獲

權武為潭州總管名造金帶遺嶺南首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

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性貪邛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永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第述皆接以恩義呼之為兒由是魏加魏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良馬校以服金玉述之寵遇當莫與此凡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大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多受其賂稱其饒勇起家為折衝郎將

唐獨孤懷恩高祖武德三年為工部尚書率兵討堯君素於蒲州懷恩素無籌略貪冒財貨類為賦所敗高祖屢下詔責讓之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破土谷軍滅高昌之後威名漸

著然性貪鄙當破土谷高昌之際多沒無罪之家子女珍玩恣情入己將士知之亦多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君集陳諫事乃得釋党仁弘為廣州都督坐主法取財百餘萬當死太宗哀之免為庶人徙欽州初人有上書告仁弘沒降捺為奴婢擅賊飲夷僚其多去賊比還有七十般帝聞之驚歎曰知人實難誠不虛也仁弘狀貌魁偉在職譬諸畫餅不可療饑矣

王昂為河中節度使貪縱不知法令務在聚斂以貨藩身路嗣恭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代宗太曆中嶺南將哥舒晃反詔嗣恭兼嶺南節度逐斬晃平五嶺拜檢校兵部尚書知省事嗣恭起於郡縣吏以至大官皆以恪理著稱及廣州商舶之徒多

因是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財寶數百萬貫天入私屋不將貢
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尚書無所
酬勞

李叔明為東川節度近二十年叔明素豪侈摠戎年深積財貨
崇第宅田園極膏腴子孫驕淫勤踰法度歿纔數年遺業盡
盡故代之言多藏者城以叔明為監誠

李復為容州招討使歷嶺南鄭滑節度使又典方面積聚財貨
頗甚為當時所譏

王佖為靈武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壩先貯材
本皆為節帥遣人替藏之委於急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
無政先厚遺之然後併力成橋遂築尹城而圍守之由佖贖貨
邊上至今患焉

王鏐為嶺南節度使鏐以兩稅錢上供時進及供奉餘皆司人
西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沒其利由是鏐家財富於公藏曰發
十餘艇重以麋象珠其稱面貨而出諸墳周以歲時循環不絕
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鏐之財拜刑部尚書後為淮南節度使
每有饗宴執祿其餘以備後用或云賣之其利皆月歸故鏐錢
流行天下

鄭樞自工部尚書由他徑來嶺南節度既到鎮則培聚財貨用
償思力俾小吏部送京國以分權倖冀運純至而殆謝已聞當
時議者無不嗤鄙

高崇文自劍南西川節度移鎮邠寧初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

帛器暮及妓樂工巧以行。又云崇文侍其功而侈心太作督藏之富百工之去舉而自隨蜀群一鑿李道古為鄂嶽沔安黃都團練觀察使伐柳公績總兵平淮西道古佻黠無器畧及赴鎮倍道而行以數其往入安州城時公孫殊未意道古至惶駭而出家財多為所奪李象古為安南都護為土賊所殺象古籍隆緒入官無他去能性貪鄙居官黷貨尚竒刻故及於難

田縉為夏州節度性貪霍多隱沒軍賜羌渾種落若其漁據遂川面藩為寇御史中丞崔植奏攝詣臺接刻得縉前在夏州遣將於度支請將士軍糧及脚價共計三萬四千三百餘貫又不文給將士留於上柳私第及雜市場送本道贓狀明白坐貶房州司馬并本判官刑翫盧仲通皆坐貶部將趙榮流涪州

奉權豪崇釋氏而已

張籤在後唐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同光末權知西京留守魏王繼岌平蜀王衍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盡戮王衍之族所有竒貨盡歸於延嗣繼岌至渭南死一行金寶妓樂籤悉獲之我而明宗使人諸延嗣延嗣暗遁衍之衍行裝復為籤有後為西衛將軍時湖南馬希範與籤有舊朝延請命籤為使充之籤密賈蜀之竒貨往馬又獲十餘萬緡以歸藩環為宿州團練使後為金州澶州為節度使環所至以聚斂為務在州時有牙將因為過見急環紹言答之牙校因託一尼嘗熟於環者獻白金兩錠尼詣環曰牙校鉤鉞脚兩枚求免其素環曰鉞有幾脚尼曰三脚環復曰今兩能成乎尼以三數致

之時人號環為蕃餒脚

秘增人為鎮州節度使董溫琪衙內指揮使溫琪在位貪暴積
鏹國萬溫琪陷蕃瓊害其家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留後

李金全為涇州節度使在領以掊歛為務長興中受代歸闕始
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君而謂之曰卿患馬多即何
進貢之多也又謂曰卿在涇州日為理何如死乃以馬為否金
全慙謝而退帝雖僂俛受之而心不懌金全累更名郡藩鎮所
在掊聚歛財賂結權要而校其弊政之迹帝頗聞其不廉故以
言譏之後天福初自滄州節度使罷鎮歸闕會安州也將王暉
殺節度使周珣高祖遣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暉
為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自安金全詭遣赴闕密

胡証為嶺南節度使証在外鎮娣掊歛財貨厚自奉養脩行坊
起甲第連旦閭巷車服器用窮極豪侈議者罪之

渾鍼為豐州刺史克天德軍使坐贓七千餘貫貶袁州司馬憲
宗以其父咸寧主勲烈特異故特命有司俯從輕文

鄭注為鳳翔節度使誅後度支奏注家得絹一百餘萬匹他物
稱是

李泳為河陽節度使泳今以市人發跡禁軍以賄賂交通遂至
方鎮初任振武節度轉為河陽所至以貪殘為務特所父結不
畏憲章攜宴所陳果實以木刻彩績之聚歛無已人不堪命遂
至於亂文宗開成二年六月河陽軍亂數自方止泳貶澧州長
史

梁王珙為陝州節度使奢縱聚斂民不堪命後唐毛瑋為華州節度使莊宗同光末討蜀以瑋為行營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魏王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為瑋所掠溫韜士梁為耀州節度使在州七年唐帝諸陵發掘殆遍盡取其金寶唯乾陵以風雨屢作終不能發

陶玘明宗天成初鄧州留後聚斂無節贓污頗甚為所部縣令盛歸仁所訟貶嵐州司戶後賜死

晉房知溫為平盧軍節度使厚斂不已積貨百萬治第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為務

趙在禮歷滑魏滄兗同襄鄆徐晉昌十餘鎮節度在禮善治生積財巨萬兩京及所莅藩鎮皆邾店羅列凡聚斂所得唯以

伏兵於野盡殺之又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初金全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對守不寧則民受其弊因折矢飛詔約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為唐州刺史文謂金全曰卿之此行無失吾信及金全至聞彥和等當為亂之日劫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

陽光遠為河陽節度使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被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奇貨具慮為子孫之讎日秦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胡虜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令券存馬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成勳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得及河橋墮於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曰自投於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

之理踰歲入覲高祖為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慙色尋以光遠為平靈軍節度使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勳業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滿盈僭侈為方獄之最下字之後唯以刻剝為事

漢曰再之以為護聖左廟都指揮使晉末契丹犯闕胡虜主此去以再榮從虜帳至真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虜帥麻答諸侯乃請權之留後事再榮以李崧和凝攜家在彼令軍士百人環迫崧凝以求賞給崧凝各家財與諸將為契丹所虜凌辱萬以端曰夕憂死今日纔得生路便宜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儻有所問何以日纔得生為之辭再榮默然人欲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賂軍士李穀又譬解之乃止其漢人曾事麻

答者盡之居以取其財高祖以再榮為鎮州留後為政貪虐難狀鎮人呼為自麻答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箕歛誅求民不聊生乃徵還京師

劉銖為青州節度使銖受代之日有私鹽數屋難以糞穢填塞諸以土平之節度使符彥鄉發其事以聞銖奉朝諸父之

李守真為兗州節度討齊州楊光遠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真入城害光遠等光遠孔目使宋顏盡以光遠財寶名臣善馬於守真守真得之

置于帳下

周宋彥筠仕梁為開封府牙校莊宗有天

下驩領禁軍伐蜀之淺率所部康延孝為後鋒入成都據一甲第中資貨鉅萬妓女數十輩盡為其所有

常思為采州節度使廣順三年詔赴問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恩

將赴鎮秦太祖云臣在采州出放得絲十餘萬兩謹以土進請行徵督太祖頷之

王守恩歷諸衛將軍晉開未守恩因假能於潞特路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於戎王以守恩婚嫁其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為巡檢使從恩既去守恩尋以潞城歸於漢

祖乃盡取從恩之家財漢祖即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漢乾祐初授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委任群小以掊歛為務雖病坊殘廢者亦不免其科率人甚苦之洛都常有豪士為二性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其家自為賀客因獲白金徹筒而退太祖恭以白文珂伐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曾為守恩非理割利者皆就其第徵甚舊物守恩一一賞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

已

鄭仁誨為澶州節度使廣順未至殷受詔赴間太祖道仁誨赴鄴都巡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女蓋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為陰責焉

李彥頤顯中為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貨為意規圖賂到侵漁漢部人群情大擾

齊藏珍為諸衛姓宗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起領兵降下光藏珍欺隱官物甚多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五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六

將帥部 一百一十七

不和

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又曰安民和衆蓋軍旅之尚和也久矣夫師出以律順成為藏固當輯睦兵戒克濟勳略其有處營衛之任握旗鼓之安受服皆出授記並從行忘帥之義志兼人之勇專逞其欲不相為謀或大呼於和門或盛氣於莫府至有乖異籌畫遠沮期會反干戈而鬪奪鼓吶以往棄公家事為伉方利以至覆軍奪爵而不悔焉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哉是言矣

晉申晉大夫文公十二年冬秦伯伐晉取驪馬

驪馬晉人禦之

趙有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欲鉄將上軍史騎佐之樂有將下軍

胥佐之范無恤禦戎以從奏帥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

壘固軍以待之從余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師也更駢趙有屬大

夫新出趙有側室曰穿晉軍之皆側室父子穿有寵而溺不在

軍事弱年火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

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定也十二年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樂追之不

及上軍不動趙穿獨退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

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擊可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

宣子曰秦獲穿也一卿矣秦以勝以歸我報乃皆出戰文綏司馬

法曰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從綏不及逐奔不遠晉

志未能堅戰短吳未陷然則古明退軍為綏秦致爭而兩退故

日交秦行人夜戎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忍也明日請相見也

也史駢曰使者且動而言肆懼我也臣肆動心不安將遁矣

簿諸何必敗之簿迫也胥申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

不惠也不待期而簿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上秦師夜遁復侵

晉入瑕

荀林父晉大夫魯宣十二年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伐部

缺先穀佐之昆季伐林父會將上軍河曲之版缺將上軍宣八年

軍缺之子郤克佐之伐史駢趙朔將下軍伐乘栾害佐之伐趙朔

趙括趙同為下軍大夫肩有林父弟韓厥為司馬韓萬及河間

鄭既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剽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剽

楚歸而動不後動矣隨武子曰善武子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

德刑政事曲禮不易不可適也不為是征言征為罪罪不為有禮楚君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咸矣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棟舒討微舍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

怨言諱訪政有經矣經常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陸步卒乘車事不奸矣奸犯為教為

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為教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左軍右軍

者秩轅為戰備左右者追求單辱為宿備傳曰令尹而轅又曰改樂輔楚陳以轅為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所侯踰

伏皆時以鋒及白為幡見騎步賦事鋒白幡中慮後動中軍制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是以志為旌識

清兵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委也能用典矣其君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言

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君子小人物有服

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若禮不送矣德立刑行政成

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獻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弑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

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谷晉初以霸師武臣力也今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

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

君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祛濟於彘子所師也濟度何知莊子曰北師殆

哉莊子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之臨三悅坤上臨師初曰師

出以律否藏凶此師卦初六爻執事順成為藏送為否今彘子起命不

順哉故應眾散為弱坎為眾今變為兌弱季以壘為澤以為川今變為兌

有律如以已也如從也法行則行人從法法敗則從人以為法相合為振判散為川則壘失法之則從人之象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竭天且不整所以凶

也水追天塞不得不行之為臨水變為澤乃成偉有師而不從

臨執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溥果遇必敗過彘子尸之主此

雖免而歸必有天咎為明年晉殺先谷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

厥曰彘子編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

禍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編師

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大知同罪不師遂濟

荀姬晉大夫將中軍士自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樂厭黑

將上軍魏絳佐之魯襄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晉侯伐秦晉侯

以待于境六鄉師諸侯之師以進至於械林械林秦地不獲或為余

服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示唯余馮首是瞻言進退稟

鷹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馮首故東方歸壓惡臣自專下軍

從之左史涓魏莊子曰不侍口行伯乎中行死荀偃也莊子

子曰夫子命從師夫子詔栾及多遺秦禽軍師不和所以待夫

子曰伯游曰吾令實過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師不和恐多乃命

大還晉人謂之迂延之後

吳子山吳子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敗吳入郢以班處宮班尊

卑楚王子山處令尹之宮夫築王欲攻懼而去之夫築王入之

以入令尹宮也言賢其無之所以不能遂克

荀瑤晉大夫魯悼公四年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

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之以引日爾知伯復而好勝知伯

之其伯荀瑄也早不則可以行也行去乃先可以先保南里以

待之

保守也南里在城外

知伯入南里于梧知之門知細滑宮幕次兩泣

告於執政聲氣甚厲聞於至尊又自糞茹於口中分雪其事宰
困蘇逢吉掘密使柳邠密奏於漢祖漢祖深知彥超之曲遣二
臣知解行周亦君彥超於帳中責之兼令首過於周行周於稍
解

王峻為內客者使永興趙思縮亂峻為郭從義兵馬都監從義
與峻不協甚如水火符彥卿雄天軍節度使顯德元年從世宗
親征河東命彥卿赴忻州時契丹駐忻北遊騎每及近效其月
二十三彥卿與諸將勒兵列陣以待之先鋒將史彥超以二千
騎遇賊於前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回當其

鋒者無不顛仆孝筠張永德以偏師自後擊之軍還史彥超死
之不復其死前鋒為虜隔絕職軍重傷者數百人蕃戎死者亦
衆足行諸議論各有茅植故不能成大功

張永德顯德中為殿前都指揮使守下蔡與淮南招討使孝重
進素不協每宴將吏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
畜姦謀當時將校無不驚騎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六

此冊八十六張

